

「燕子坞前从此醉，杏花林里向来痴。
红颜老去英雄在，落日牛羊归去迟。」

CONG CI
ZUI

从此醉

你说你懂得生之微末，我便做了这壮大与你看，
你说恋恋旧日好时光，我便做了这描金绣凤的浮世绘与你看，
你说应愁高处不胜寒，我便拱手河山，讨你欢。

木儿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你说你懂得生之微末，我便做了这壮大与你看，
你说恋恋旧日好时光，我便做了这描金绣凤的浮世绘与你看，
你说应愁高处不胜寒，我便拱手河山，讨你欢。

从此醉

木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此醉/木儿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39-3928-0

I. 从… II. 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B9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7049号

从此醉

作 者	木儿
责任编辑	刘晋飞
装帧设计	弘文馆·闫薇薇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80×95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1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928-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录】

自序

江湖印象

壹

飞狐外传

程灵素

叁

袁紫衣

壹拾叁

马春花

貳拾叁

雪山飞狐

南兰

叁拾貳

连城诀

凌霜华

肆拾壹

戚芳

伍拾

天龙八部

阿碧

伍拾捌

阿朱

陆拾捌

阿紫

柒拾柒

叶二娘

捌拾柒

李秋水

玖拾陆

刀白凤

壹零肆

射雕英雄传

冯蘅

壹壹叁

瑛姑

壹貳貳

穆念慈

壹叁貳

华筝

壹肆壹

白马啸西风

李文秀

壹伍零

鹿鼎记

陈圆

·壹伍玖

笑傲江湖

仪琳
岳灵珊

·壹陆捌
·壹柒柒

神雕侠侣

程英

·壹捌陆

李莫愁

·壹玖肆

郭襄

·贰零肆

林朝英

·贰壹贰

侠客行

梅芳姑

·贰贰壹

倚天屠龙记

殷离
黛绮丝

·贰叁零
·贰肆零

碧血剑

阿九

·贰肆玖

越女剑

阿青

·贰伍玖

后记

相忘于江湖
·贰陆玖

自序

江湖印象/木儿

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想象完美至此，即使只是惊鸿一瞥。

那个地方，隐藏在青山绿水、荒野平原之间，是缥缈盛大的别处桃源。那里有琴瑟和谐、暮影归舟的温柔，也有日出东山、长啸在天的豪情。

只有那里，还有烈酒互酬、生死相托的男子，还有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的女子。

那个地方，那个叫做江湖的地方。

江湖有剑。手里紧紧握着的兵刃，是理想，也是尊严。成败荣辱，在江湖人的心里，终究不是可以转眼尽散的浮云流影。恩怨情仇，原本就不是轻易拿得起放得下的。

江湖有酒。醉到极处便是酣畅到了极处，临风处衣袂飘扬、豪情满怀。谈笑中，死生同，一诺千斤重。奔走千里知己相交，也不过就是仰头饮尽一碗酒的瞬间。酒性温烈与否，原不相干。

江湖有琴。琴声穿过清冷的长空激越而来，凉而不薄、淡而不乏。一弦一柱，华锦相思，仿佛人间流年、沧桑岁月，尽付此曲。无须言谈，只需静聆，听罢一曲上马去。

那些男子。他们有人寻琴持箫一曲笑傲众生，有人铸剑雪耻一场天下无敌。有人为仇怨踏足中原，有人为恩义两肋插刀。他们的内心幽若深谷，生和死都是如此严肃：生当有生之义，死亦需死之名。都不惜为了一个“成”字，辗转半

世，颠沛一生。

那些女子。她们不沾风尘、素淡洁净，站立的地方烟霞萦绕。也许淡泊简约，也许孤傲清绝。愿意去荒寒的塞外牧马放羊，也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等在春光明媚的蝴蝶谷中、流水轻愁的小镜湖畔。她们都相信，自己的感情最是一往无前，那个爱着的人无论走得多远，最终都会回来。

她们都应该被咏作是桃花，桃花是江湖中逃不开的宿命。

哪怕红颜弹指老，芳华刹那。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想着一朝归隐终身不返。而我们，总想手执一把绝世好剑行走江湖，遇到一个红颜知己，一个青衣书生。

即使腰间无剑、囊中无钱，依然能够傲然挥鞭，绝尘而去，那是真正的快意人生！

【飞狐外传·程灵素】

—

如果没有遇见胡大哥，也许我不会离开药王庄。

我的师父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毒手药王”，使毒手法已臻化境。但却没有人知道，他绝不是随意使毒的人。因为师父常常告诫我，无论对方如何大奸大恶，都始终要给他一个自新悔悟的机会。毒下可解，所以使毒伤人，却比兵刃相残多了一层慈悲。

不能使毒杀人，这是门规。

师父用毒，大半都是为了救人。但人们说起他的时候，总是语带敬畏或心存恐惧。

《素问》上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可几乎所有的人都闻毒色变。他们不明白，并不是所有的毒药，都是用来害人的。他们对毒药的认识，其实一直都只停留在肤浅的表象上。

就好像，人与人的初识，所有的判断和感觉都来自于第一眼的印象。若无意外，他们都会循着这个印象，一路到底。

二

我在汲水的时候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容貌。

没有白皙胜雪的肤光、翩似惊鸿的身姿，甚至没有黑似鸦翎的长发。即使我可以丢光所有的镜子，丑丫头依旧是丑丫头。清亮通透的水井也会毫不留情地将一切都映照得清清楚楚，无所遁形。

大约世间的女子，对容貌总有着某种不可言说的苛求。即使我一直都明白，人的一生中，还有很多更值得去追寻的东西，但执著又敏感的女儿心事，始终未能真正放开。

任凭我再有细腻婉转的心思、料事先机的智谋，在旁人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寻常女子，过目即忘。

花圃中是我种满的各色鲜花。红的像远天晚霞，白的似剔透璞玉，还有那一丛蓝花，阳光直射之时仿若光华在花瓣上流转，惊艳而销魂。

我常常看着华美盛放的它们忘掉了最初种植的意义。它们并不是为欣赏而生的，每一朵花都自有自己的性味。千草千味，用以入药或者炼毒。

隐藏在外表之下的实质，通常是出乎意料的，即使它们的美丽总是先声夺人。

就好像，容色娇似春花、心肠毒过蛇蝎的大有人在。

三

薛师姐也曾是一个容色绝艳的女子。

每年秋天，她都会织一条长长的围巾，我曾亲眼看见她给慕容师兄细致系上。这个使毒时毫不留情的女子，突然变得那样体贴。

他们站在树下，秋风过处，寒意顿生。薛师姐看着慕容师兄，她的眼神温柔沉迷。我回过头来，就看见姜师兄站在另一棵树后面。他看着他们神色黯然，然后转身离开，只有长长的叹息远远地传来。

很多年了，从他们认识起，从我认识他们起，始终这样。

我见过慕容师嫂。

那是一个像水一样柔美的女子。眼神清澈婉转，看上去柔弱而单薄，她是一个需要疼惜的温柔女子。

那也是一个秋天，薛师姐的围巾已经织好。她用红线在那条洁白的围巾上绣好了自己的名字：鹄。她在把字绣上去的时候唇边含笑，面颊生春。

可是慕容师兄，他已经择妻另娶。那一天的喜筵上我没有看见薛师姐，后来只在她的房里看见了破碎的围巾上同样残碎的鲜红的“鹄”字。

她在师嫂的茶里下了鹤顶红。

四

那一年的冬天非常寒冷。

慕容师兄不辞而别，他什么也没有带走。他把所有的围巾都放在一个箱子里还给她，薛师姐打开箱盖的时候，满箱纯净崭新的洁白耀花了眼睛，如同门外未踏的雪。

其实，他几乎从来没有接受过她的围巾。他总是很快地把它们除下来，然后压在箱子里，最后还给她。

他恨她，所以连保存的价值都没有了。

慕容师兄再次回来的时候，他给薛师姐下了很重的毒。薛师姐被毁了原来的形貌，变成了驼背跛足。他们的毕生所学一直用来同门相残。

她独自到无人的荒地去焚毁那箱围巾，那些浓烟和火焰升腾着照亮了她的脸颊，她的脸色阴郁怨恨。

那天陪着薛师姐的，只有姜师兄。无论她变成了什么样子，他都一直安静地站在她的身后。

我从不屑去分辨他们谁是谁非。我只知道，后来薛师姐决定嫁给姜师兄，并不是因为她心意折转，而是因为她已再无条件选择。她得不到自己爱的男人，只剩下最后一条退路。

但那个爱她的男人，却以为自己苦尽甘来。

五

后来再次见到薛师姐，我却没有看见姜师兄，她也已经改嫁给了慕容师兄。

我想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使姜师兄为她付出再多，薛师姐对他依然连半点情意都不曾有过。

她始终不肯拿出解药，就那样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毒发身亡。她要回到她爱的男人身边，这是她这么多年来心里唯一的愿望。谁挡在中间，她就要毁了谁，哪怕是与她血脉相连的亲人。

谁曾想过，曾经如花的容貌下，是这样一颗绝情而狠毒的心？

他们之间的纠缠如此混乱，早就违背了师父的教诲。

师父临终的时候只有我在身边，那部《药王神篇》可以郑重交付的，只有我。后来这部书被无数的人觊觎和谋夺，却没有人知道，这部师父倾尽了一生心力写就的奇书，并不是研制奇药、化解百毒的秘方，而是用来妙手回春、疗治百病的医书。

师父终生都与毒为伴，心却比谁都慈悲温软。

于是我愈加相信，所有浮于眼前的，都只是表象。所有的表象都不可尽信，因为它与实质往往有天壤之别。就好像我种植的那些花草，越是色彩艳丽，越是剧毒难解。反倒是那些普通平凡的花草，清凉温和、可散积郁。

六

在没有见到袁紫衣之前，我曾怀着种种揣测来想象胡大哥心里的这个女子。她会是怎样一个女子，才值得一个这样好的男子倾心相待、念念不忘？

该是有着潇然出尘的气质吧，无须太多言语，顾盼之间即生秋水之姿；还要有蕙质玲珑的心思，善解人意、婉转有情。而这样美好的一个女子，必定也有着流风回雪般的清丽容貌，否则，该是怎样的缺憾啊。胡大哥所爱的女子，又怎会有缺憾？

但既然如此，为何我心中仍有着一丝并不真切的幻想……

越是纠缠于这样的未知，越是在这样的揣测中不能自己。

当我第一次见到袁紫衣的时候，才知道以前怎样的猜测都不为过。

她不仅武艺精湛、胆识过人，在高手如云的江湖来去自如，而且质傲清霜、容光照人，一袭紫衣飒爽利落又不失柔情。这样的女子淡彩穿花，相对再久也不会厌倦。

贪恋容色是天下男子的弱点，却也是人之常情。娇俏可人的女子往往比姿色平淡的女子更易让人心生好感，纵然看透之后可能索然无味。然而有才无貌的女

子太过深涵，不事雕琢就永远也不会看到里面温润的颜色。

于是她们只能站在众人身后，黯自神伤。

七

心中没有了揣测也就没有了幻想。

曾经那些若有若无的希望此刻看来那么可笑：我千山万水的执意跟从，只是盼望会有峰回路转的那一天——胡大哥回过头来，终于发现一直陪在他身边的那个人，其实只有我……

然而走得越久，就越是惆怅。

胡大哥的眼里心上，从来只有一个袁姑娘。而她是那种薄曦一样的女子，眼神飘忽，轻盈似燕。带着属于她的秘密，稍纵即逝。

于是胡大哥深藏不露的心思在她相送的那只玉凤面前表露无遗，可是在一个下着淅沥小雨的夜里，她把另一只玉凤放在了我的手里。

我常常独自把那只玉凤拿出来。我想起了那晚闪烁的烛火，胡大哥豁达爽朗却若有所思的表情。我猜想他也经常把玉凤拿出来，他也会想起那晚淅淅的小雨，袁姑娘巧笑嫣然但若即若离的神色。

我们心里是同样的柔情和希望，但我们看到同一样东西想起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人。

袁紫衣无数次地离开，胡大哥始终无法靠近她。而胡大哥一直在我身边，我也同样无法靠近他。

三个人的心思，都是那样的微妙。一对小小的玉凤，根本做不得任何凭依。

八

所有关于胡大哥的事，无论我是否亲历，都了然于心：他自小父母双亡，和独臂的平四叔相依为命。他的父亲磊落坦荡，曾和生死相搏的对手抵足而眠、惺惺相惜。他的母亲温柔端庄，对丈夫情深不离。而他虽然无缘父母的言传身教，却也继承了他们善良侠义、是非分明的秉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将马姑娘无意的一次相救铭感于心；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无法对苗人凤下手复仇。

而他从不知道我有过怎样孤苦飘零的身世，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跟随师父学这研毒炼毒的法子，他甚至不知道我在这江湖上游离，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不知道，也从未想过要知道。连半句追溯的话，都未曾问起。

有时候我是这样地痛恨自己心思敏锐。什么话都另有深意，什么事都了如指掌。到头来，还不是多情总为情多累，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早已种成了师父留下的七心海棠。

虽然这样的花只会属于灵慧的人，但哪怕它的珍奇能够冠绝天下，我依然只是个其貌不扬的丑丫头，惯于沉默，无人留意。这些自负的才华，并不足以夸耀人前。

叹只叹，容貌是世间女子无力摒弃的宿命。我与胡大哥共有的记忆，不过是千山万水的浮云掠眼。那些曾经同生共死的经历，终于抵不过袁紫衣的惊鸿一瞥。

所以我空有玲珑七窍的聪颖心思，却对这样的境遇始终束手无策。

九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终于承认自己一直都是自卑的。我走来走去，走不出的不止是世俗的困局，还有我自己的心结——对表象的执著难悟是世间所有人的迷困，所以我对容貌的逊色始终无法释怀。越是想要视若无睹，就越是泾渭分明。

也曾有过自作聪明地试探，我所有的问题都是语带双关，胡大哥的回答却毫无机心。其实我心里早就明白一切，却只是想要听到他亲口给出可能的答案。哪怕似是而非，也能让我心中安定。

不是不明白，心里的感情越是深沉，就越是胆怯。但从一开始，就甘愿陷在这样的试探中欢欣或者沮丧。

而胡大哥，他并不是愿意雕琢我温润颜色的那个人。

我们在路上结拜，那一刻风沙骤起，尘土飞扬。

王铁匠唱的那首洞庭情歌突然缠绵在心里挥之不去：小妹子对情郎恩情深，你莫负了妹子一段情，你见了她面时要待她好，你不见她面时，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

在胡大哥心里，无论我如何关山万里，都只不过是肝胆相照的义妹，而他天天十七八遍挂在心上的，是那个稍纵即逝、薄曦一样的女子。所以此后无论我做什么，都无从改变他的心意。怎样的试探都是多余，怎样的努力都是枉费，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转圜的可能。

多么无奈。我的无奈在于，深涵的内心与张扬的容貌从不对等，相伴的时日与感情的深浅素无关联。还在于，除了他，我已无法再爱他人。

那一刻我终于难过得失了常态。

十

那夜刮连续的风，天色阴暗，我用碧蚕毒蛊、孔雀胆和鹤顶红设下了清理门户的计谋。而大哥没有按照我们事先的约定，他在我被挟制的时候出手相救，最后身中剧毒。

我清楚地记得，《药王神篇》上说过：三毒混合，剧毒入心，无可医治。

我曾想过，用师父留下的“生生造化丹”，可以维持他九年的性命。这九年里，我们可以继续游历江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如果倦了，就回到药王庄去，从此隐居洞庭、不问世事。我会一直陪在他身边，一起看日出日落、潮涨潮退，过平静安宁的生活。

只是，一旦想起袁姑娘已经身在空门，大哥他会真正地快乐么？如我，明知他的心思不在我身边，又怎能真正地心安理得？

大哥不是不明白我的心意，只是他不知道已经这样深。他不知道我在跟随的路上走得太久，越走越伤心。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尽头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却一直任性地纵容自己无限期地走下去。

直到这一刻，我才突然惊觉自己根本早已心灰。

对我而言，九年虽短，同样可以过得丰润如一生。但对他来说，九年再长，终究不会蔓延过一世。

一生一世的承诺需要的是内心美满，他可以给我，我却给不了他。

十一

大哥，倘若什么都不曾发生，什么都不曾说破，我多想还可以继续跟着你逐叶飞花、漂泊天涯。即使我明白，我们之间早已止步不前，可我还是任性地这样希望。

有鲜红的血从唇角渗出，一滴一滴落在地上。那颜色像极了那年我们一起赏过的香雪红梅，美得让人心惊。

素衣素颜，也可以华灿无比地盛放。即使这样的盛放，一生中仅此一次。大哥，我也终于能够以这样的绝美之姿绽开在你心里最深的地方。

你的义妹，一直都是那个深涵若海、心事清透的女子。

往事突然像闪电一样照亮心底。

十七年洞庭湖畔的生活，师父的谆谆教导。那些美得魅人的兰花，那棵落叶萧萧的树，那枚触手生温的玉凤，那夜敲打空阶的小雨。

在我锄草的时候，你走上前来。洞庭的晚霞在天边绯色欲燃，像我深藏不露的心事。时光在我们的纵马奔驰中飞逝而过，江湖不过是身外流连不散的风景。

那夜七心海棠悄然盛放，袁紫衣把玉凤放在我的手里，我看着你的神情忐忑不定；与你在尘灰飞扬的路边八拜为交，你并不知晓我心底里不可遏制的绝望；王铁匠的那首情歌唱得声调缠绵，我听着却又莫名感伤……

一切，一切，终如云烟消散，无影无踪……